

# 李庄的烟火

朱秀海



即便不买，传名出去也好。而且，即便这些游客什么也没从店里带走，那从隔壁酒肆屋檐下窜出来的烟火气还是熏染了她们和她们的家人，如此这所有的人也便不知不觉地融进李庄的烟火气中去了。

我依然关心着这些貌似什么都不买的游客，因为这关系到李庄的民生，以及李庄以旅游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不可以持续。我见到了李庄镇的女镇长，一位泼辣能干的年轻干部，我向她请教，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来李庄的游客多吗？她睁大眼睛想了想，马上眉开眼笑，道：“可多了。四五万人吧。就你这会儿站的地方，人挤得都走不动。”

“没什么不方便的话，可以告诉我整个‘五一’期间李庄的旅游收入吗？”我又问。

她活泼泼地说：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。按人均消费500元算吧。你自己算算有多少？”

我惭愧了。就按4万人算吧，5天时间，一座不大的李庄的收入就有2000万元了。这确实不少。在我的认知里，一个旅游高峰过后，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低潮期。我来李庄，“五一”长假刚过去，赶上了低潮期。但就像她说的那样，即便是低潮期，今天的人也不能算少了。

晚上，我被李庄的辉煌灯火吸引，一个人离开酒店，走进古村街，再次去感受李庄的烟火。夜游的客人不少，这就是说，李庄虽然离长江第一城宜宾市区不远，但在白天的热闹之后，还是有相当多游客在这里住宿。懂旅游的人都知道，白天的消费不算消费，只有让客人住下来，游客的整体消费水平才能提高。我既然是住下来的一员，当然也要消费。

在一家小冷饮店门外的散座上坐下，一边享受晚风的清凉，一边同两名女服务员聊天。“生意好不好啊？”我问她们。“您不都看到了？没人。”其实有客人，只是好像没有茶楼酒肆的客人多。“白天呢？”“白天好一点。”穿白衣的女孩子说。“白天也不好，”穿蓝衣的女孩子说，“白天也没有客人。”两个女孩子相互看着，自己说起话来，忽然又笑了。“天天都是‘五一’长假就好了。”“你想得美！”两人又大笑起来。我也笑，知道她们正在拿我小小地开一下心，其实我也快乐，并且知道我一点也不为这家小店的生意担心。

翌日下午，参加完各项活动，我请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带我去看看李庄。“还想看什么地方？”站在村头大牌坊下，朋友问我。“明天就要走了，还想闻闻李庄的烟火

气。”我说。怕他听不明白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关心李庄老百姓的日子。”

我们沿街走去，我被朋友领进了与酒作坊相邻的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。见门楣上悬着匾，上书“中国李庄书画院”几个大字，知道遇到文化人了。果然，出面迎接我们的店主人雷先生不但是书法家，还是画家、雕塑家、旅游商品设计开发者，更是了不起的匾额艺术家，李庄许多重要建筑的匾额都是他设计制作的。

雷先生热情招呼我们坐下，品赏李庄芽茶。我一杯热茶下肚，替他操起心来：“旅游纪念品不好卖吧？生意怎么样？”“不太好吧，”雷先生说，“眼下要靠做别的补这一块儿。朱先生您帮我出个主意。”“关键是旅游纪念品不是生活必需品。哪天你的纪念品卖得像李庄的‘一花二白三黄’那样，游客来了就想买，不买就是终生的遗憾，你就厉害了。要想法子把纪念品做成游客的刚需。”

“一花二白三黄”是李庄最著名的旅游商品，一花是花生，二黄是黄辣丁和黄耙，三白是白肉、白酒和白糕。我给雷先生出这种外行的主意，基本上是给他出难题。

雷先生有书卷气，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，抬头说：“虽不是一路商品，但思路对。”事后他又到酒店来看我，继续和我探讨如何把旅游纪念品做成游客的刚需。我也继续不揣愚陋给一个久在商海的真正行家出主意：“今天的商业理念发生了很多变化，卖商品不是卖商品，是卖故事。有一本讲商品销售的书就叫《卖故事》。”我向雷先生推荐这本书，“我们写小说，卖书，也一样，不是卖书，是卖故事。据说全世界最有名的销售案例都不是单纯卖商品，是卖故事。”雷先生给我面子，不停地说是。是的。”

离开的时刻到了。车子上路，回望李庄，我发现自己的内心还是被李庄的烟火气感动了。短短两天里，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在过去不平凡的3年后正迅速恢复且蒸蒸日上的中国古村落，还看到了李庄未来的花团锦簇指日可期。

想想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一个在抗战艰苦年代能够为保存中华文脉牺牲一切的李庄，也一定会是一个迅速恢复生机实现新经济增长的李庄。

一个烟火气越来越浓的李庄，才是最好的李庄。推而广之，一个走过了不平凡3年岁月的中国，也一定会是一个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走向更好未来的中国，一个烟火气越来越浓的中国！



此时走进北欧博物馆，才知道西雅图和北欧的渊源如此之深。他们同宗同族，早在18世纪开始，北欧人随着移民大潮涌入美国西部，主要以伐木和渔业为生。他们延续了故国的饮食、风俗，对于自然和环境极度尊重的习俗传统，以及慢节奏的生活方式。经年累月，北欧元素早已融入西雅图的人文文化血脉里。如同华人移民一样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就把筷子、米饭和炒菜带到哪里。记得有一次造访曼哈顿唐人街，拥挤的街头，熟悉的语言，空气里混合着麻辣豆腐和葱油烙饼的香味，恍然间误以为走在了故乡的窄巷深处。

一个地方、一座城市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地理位置，充其量就是一块土地而已，所谓土地也只不过是堆物质形态。而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和他们所承载的饮食、语言、习俗、文化和传统才赋予这座城市生机和活力，才使一方土地拥有了鲜活的灵魂和生命，才足以支撑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和情感。有了土地上生活的人类，土地才变得灵动而有生气。所以，无论世界何方，有了华人，便有了唐人街。有了北欧移民，才有了西雅图的文化标识。

那日，我在缤纷的色世界和简约的灰色风格里穿梭游离，历经热烈奔放和极简克制。何其幸运，一日之间，竟体验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色彩碰撞和视觉冲击。

相遇是缘分，相知要用一生的时间。刘登翰记得，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。1956年，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，刘登翰来北大报到。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册中寻找那个叫做刘登翰的人。因为我知道，他是一名记者，热爱文学，而且写诗。登翰来自厦门，我们是福建同乡，又有共同的爱好，见面自是欣喜。虽然不是同一年级，因为志趣相近，交往日深，渐成知交。

在北大期间，我们一起进了北大诗社，在《红楼》杂志又成了文友。后来六人集体写《新诗发展概况》，又在和平里那个《诗刊》为我们借来的中国作协宿舍“并肩战斗”了一个寒假。这些经历，更为我们的相互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础。后来在各自不同的场合，我们又为中国新诗的复兴和进步一起呼吁。我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同道，更是心灵上的挚友。

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写作。他以单篇散文组合的方式，把一个华侨家庭和家族的历史，做成了一本大书。登翰文笔清丽，记叙简洁，加上他长于记忆，又做了扎实的案头工作，检索相关文史资料，从一个家庭的兴衰聚散，到一支族系的迁徙繁衍，他都有客观而详实的叙述。因为涉及其中成员的涉洋“过番”，亲人们在异国他乡，艰难创业，筚路蓝缕，山海空茫，在他的笔下均有着广阔而充分地展开。这些人们的步履维艰、漂泊无踪、歧路荆棘，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。我阅读这些文字，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，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。作为读者，我于是悟到，以散文组合的方式同样可以成史。此种方式阅读起来，可能令读者更易于心灵相通，从而唤起更广阔的共鸣。

在中国，我们的家乡福建是个独特的省份。濒临东海，面对台湾，自北而南，海岸线延伸全长。境内多山，少平原，加上终年海风的袭击，农作物并非它的长项，它不是农业大省。裸露在风沙中的贫瘠的土地，只能种些番薯和杂粮，有水稻，但产量低，基本上难以养活自己。福建子弟为了谋生，多半远离家乡，“过番”到了遥远的“南洋”。东北人闯关东，福建人下南洋。为了谋生，乡亲们在外边辛苦劳作，也促进了侨居地的开发和发展。他们在海外开垦、种植、营商。无尽的漂泊，艰辛的劳动，把辛苦挣来的钱积攒起来，寄回家乡，用以敬老育幼。有了实力，他们

## 内心的坚定与热爱

谢冕

就兴办教育，传授知识，使后代成为有教养的人。侨陈嘉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，他平生省吃俭用，以血汗换来的金钱在家乡兴办教育。包括集美乡村和厦门大学，都是他伟大的创造和贡献。

漂泊四海的福建人，为了谋生，把妻儿留在家乡，只身在外奋斗吃苦，使很多家庭成为“空巢”。很多的家庭，因为男人常年在海外谋生，留下父母妻儿守着空房，造成了无数的家族悲剧。登翰书中展现的，仅是福建万千家庭中的一个“侧影”，但却也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家庭悲剧的书写。登翰借此倾吐内心的积郁和伤怀。我最早接触到的是他写海轮上送别父亲的《鹭江道》，那朵远去的云》。作者向我们诉说了生命中永远的伤痛。在这里，登翰非常节制地使用他的笔墨，他没有渲染悲情，他甚至非常冷静地回述这个令人哀痛的画面——少年不知愁苦，少年不知别乃是永远的痛！

在北大，我知道登翰在厦门中山路上有一居所。我们也知道那里生活着一生凄苦养育他们兄弟的母亲。正是这窄窄的空间，登翰在那里开始了他艰难的人生。那年他以出色的才华毕业回到家乡，被分配到福建一个偏远地区的中专任教，一去就是20年。

登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。他能够独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。论年龄，我比登翰年长几岁，但我们是同代人。登翰书中写的，我都能感同身受。

登翰的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华侨家族。他们在客居国开发土地，创造财富，传播文明。他们中许多人，包括登翰的父亲，都埋骨于异邦。我看到他去菲律宾扫墓的全家照，家族亲和美满，非常感人。但是这背后却有说不尽的凄苦和别离。作为出身华侨家族的登翰，他心灵所受的创伤是不可言说的。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。

登翰书中写的，其实就是一部真诚的爱国青年（直至如今的暮年）战胜磨难的心灵史。登翰写出了一本家史，一本宗族史，就他个人而言，我以为他写出了的一部心灵史。他把内心的复杂和悲凉放置于人们觉察不到的暗处，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展开在我们面前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登翰就是永远地爱着、恋着、前进着的华侨家族的热血子弟。他无愧于他的家族和他的亲人，当然，他也是无愧于他世代长于斯、耕于斯、最后埋骨于斯的中华祖邦。

## 好吃的端午

佟丽霞

端午节的早晨一睁开眼睛，我的手腕上就有了五彩绳，那是妈妈在我还睡着的时候，悄悄给系上的。据说，在醒来之前系上，会挡住那些不祥的东西。五彩绳，是有讲究的，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，是驱瘟辟邪的五色龙。

端午节，在辽南农村庄河直接就叫粽子节，没有龙舟，不喝雄黄酒，直奔吃的而去。粽子节，包粽子一定是个大活儿，妈妈和小姨总得忙好几天。粗陶盆里泡着白胖的糯米，如果是大黄米或粘高粱米，头一天就要泡，有时，还要掺些红小豆，另一个盆里，则泡着当年采的芦苇叶和去年采的马蔺叶，灶台角上蓝边白瓷碗里，装着皱巴巴的小红枣。

农历五月，芦苇已长得一人多高了，翠生生的叶子，你压着我，我压着你，赶着生日，变宽变长，好像就等着人们来把它们采走似的。芦苇叶是几天前采的，挑两指宽的采回来，在锅里煮熟，翠绿变成暗绿，芦苇叶就软了韧了。细长的马蔺叶是上一年秋采的，在通风的偏屋里阴干，它便失了颜色也缩了身量。现在拿出来在清水里泡一宿，就像疲惫的人睡了一个好觉，骨碌爬起来又满力量，又长又好又有劲了。

粽子，用庄河话叫挣子，所以，粽子大，挣得就多，口彩就好，妈妈包的粽子都大。妈妈和小姨都是包粽子的能手，包的粽子大且不漏米，大到一个人一顿吃不完一个。一个粽子总得用掉四五条苇叶，一片压一片，两只手再同时用力，在叶子当间儿往里一窝，成一个三角洼兜，底角处先放一颗枣，为了好吃，也为了不漏米。妈妈一只手捞米装米，一只手折叶封口，再用马蔺叶捆绑打结。小半天工夫，一盆的粽子就包好了。包好开煮。粽子在锅里一层层码好，再填水，水比粽子得稍微高两扁指，有时，还要挑一块扁青石压上去，盖上锅盖，拉起风匣，催红灶间的火。火是不浮不躁的木柴火，又稳又



## 恬淡与热烈

竹心（美国）

的草坪，煞是好看。

往前走，偌大的绿色草坪，顺着倾斜的山坡，缓缓铺开。两只体型巨大的加拿大雁悠哉游哉地在草坪上觅食。穿过一座小桥，小径两边零星点缀着水仙子，白色、黄色、紫色，色彩纷呈，竞相开放。一朵粉白色的水仙花瓣里面藏着一颗嫩黄色的花心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从繁花似锦的花园出来，步行至北欧博物馆。正好10点，里面的工作人员一打开门，我们第一个走进来。洁白的墙壁，素朴的装饰，简约的造型。从明亮阳光下绚丽缤纷的粉楼宫殿，走进柔和灯光下素净淡雅的灰白色展厅，视觉变幻，色彩冲撞，从热烈奔放到冷淡极简，仿佛从炎夏的炙热一步踏入寒凉的雪地，情绪和感官，都在一瞬间归于安静。

和丈夫各自拿了地图，分头行动。左手第一个展厅是一个画廊，主题为“从黎明到黄昏”，这些画作表现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北欧人的日常生活场景、肖像和风景。

一进展厅，就被琳琅满目的画作所吸引。山峰、河流、森林、大海、帆船、院落、人家，以自然风光和乡村生活为主导，清新、淡雅、和睦、平和，极具特色的北欧风格特征。数年前曾经在挪威旅行，山川清秀，空气清新，人们恬淡自在，气定神闲。记得抵达西雅图的第一天，漫步街头，便有一种走在挪威街头的错觉，甚是惊讶。直到

4月里的一天清晨，驱车前往西雅图的北欧博物馆。博物馆远离繁华的市中心，坐落在一个安静的街角。靠近街角处立着一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，上面用白色字体工工整整地标志着博物馆的名字。一半深灰色水泥墙，一半白框黑色落地玻璃墙，最右侧延伸出一段浅灰色墙体，造型简约，风格独特。犹如一个朴素的女子，着一身灰色衣裙，端庄素雅、沉静恬淡的风格透出浓厚的书卷气。擦肩而过的霎那，一缕清香扑面而来。博物馆10点才开馆，彼时8点不到，大门紧闭，街道寂静。初升的阳光抛下细碎斑驳的光影，慵懒散漫的西雅图，正在氤氲着热气的咖啡香味里缓缓醒来。把车停在博物馆后面的停车场，往左一拐便是卡尔英式花园。

花园入口处有一棵巨大的山茶花树，遮天蔽日。红色的花朵挤满枝头，花瓣层层舒展，尽情绽放。沿着小径，最先经过杜鹃园，红色、粉色、深紫、浅紫，一簇簇，一株株，美不胜收。再往前走，便是樱花树林。粉色肆意流淌，变幻出层层叠叠的粉，淡粉、柔粉、水粉、深粉，可谓粉色斑斓，恍如置身于一座粉色宫殿。粉中透红的樱花，鲜艳欲滴，饱满浓郁如彩霞；粉里泛白的樱花，柔嫩含蓄，清新淡雅似流云。各有姿态各有风韵的樱花，营造出一个美丽的粉色世界，如梦似幻。忽然一阵微风吹过，花树摇曳，花瓣飘落，纷纷扬扬，点缀在绿色